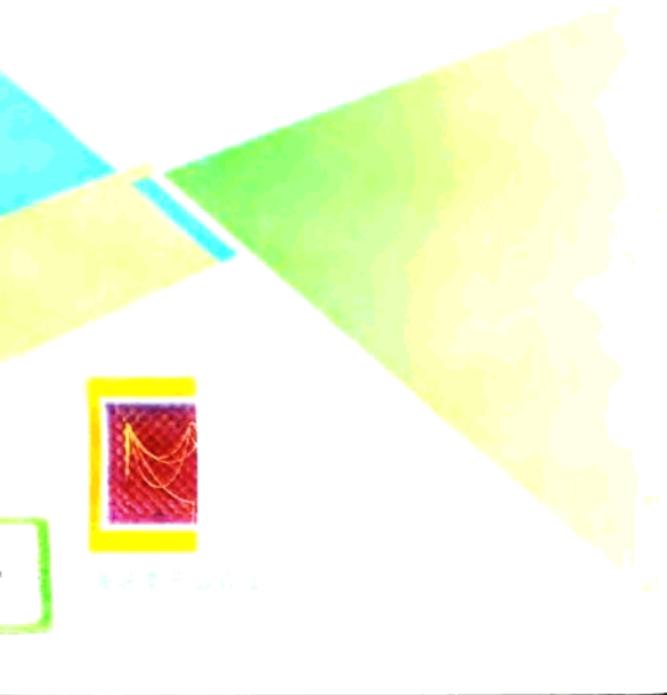


連橫學術思想暨學術 成就研討會論文選





会议开幕式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邹尔均先生致词



陈孔立教授、朱天顺
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言



听取论文报告



来新夏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序

邹尔均

连横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学者。在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反抗日寇的侵略，为争取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文化付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和至深至重的代价。连横是台湾人民的这段历史、这场斗争的一个杰出代表。在日本侵略者的重压之下，连横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完成了《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等多部著作，从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各个角度描述和论述了台湾同祖国大陆、台湾文化同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并且公开谴责日据当局的同化政策，倡言对异族文化的反抗。对祖国的依恋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台湾的历史、也对台湾的未来负责，这是从连横一生的活动和全部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爱国学者的良知。

今年是连横先生诞生 116 周年，又是其名著《台湾通史》初版发行 75 周年；明年则是割台之耻 100 周年，又是台湾光复 50 周年。福建省政协“三胞”联谊委员会、福建社会科学院、漳州市政协、龙海市政协选择这个时机，在连横的祖籍地福建漳州，联合召开“连横学术思想暨学术成就研讨会”，这是对连横先生的一个崇高的纪念，具有深远的意义。

1



147846

本次会议收到了来自天津、南京、广州以及台湾省和福建省的学者提交的近 30 篇论文，与会者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来探讨连横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这本论文选是本次学术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

是为序。

1994 年 4 月 23 日

(作者系中国政协福建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

目 录

序	邹尔均 (1)
连横《台湾通史》的爱国思想	朱新夏 (1)
从连横的诗文看其中国文化情结	茅家琦 (9)
析《台湾通史·宗教志》	朱天顺 (25)
连横民众缔造历史思想述评	邓孔昭 (33)
从《台湾通史》论旧石器时代的潭台关系	曹五岳 (44)
从《台湾通史》看潭台渊源	刘子民 陈易洲 (53)
从《台湾通史》看连横若干政治观	张启琛 (67)
从《台湾通史》朱一贵、蓝鼎元列传看连横的进步史观	叶 涛 (79)
民族之精神 人群之龟鉴	
——雅堂先生编撰《台湾通史》的方法论探析	许其端 (90)
从《台湾通史》看连横的爱国思想	林其泉 (100)
青史字不泯	
——初评连横、史明治台湾史之别	狄宏德 (110)
故国云山入梦遥	
——论连横之诗的爱国主义思想	祁善田 (131)

剑气淋漓笔雄健	
——略论连雅堂诗的反帝反专制思想内涵	郑 镛 (152)
艰难扶社稷 破碎痛山河	
——连横著作中爱国主义情感内涵	林跃峰 (165)
“满腔热血半消磨”	
——连横诗作的时代性、思想性浅议	张国靖 (174)
连横《台湾诗集》评介	黄超云 (180)
略论连横的方言研究	郭锦麟 (190)
《台湾语典》的“爱国保种”思想及其学术意义	陈炳昭 (201)
试论连雅堂的“墨子观”及其相关问题	翁圣峰 (214)
《雅言》与台湾文化	汪毅夫 (235)
孙中山与连横	段云章 (249)
试论连横在大陆的主要活动	陈 滨 (267)
试论连横在日据台湾时期的爱国表现及其思想根源	肖 林 (274)
连横先生的爱国情操	郭上人 (284)
闻台连氏源流考略	连心豪 (293)

连横《台湾通史》的爱国思想

来新夏

一、三读《台湾通史》

连横的《台湾通史》是一部阐扬华夏文化，闪烁爱国思想的历史著作，而我则因某些感情上和工作上的需要曾三读其书，亦称幸矣。

第一次是在近五十年前的1946年夏秋之际，当时，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台湾收复，回归祖国已成现实，久郁胸中的爱国热情激昂奔腾，荡漾着急切企求了解台湾的渴望，于是借毕业后谋职之隙，求得商务印书馆战后第一版《台湾通史》二册，潜心通读了全书，乃粗知台事。

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时因教学需要和刊物约稿而撰写《中日马关订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抗日始末》（收入拙著《中国近代史述丛》）二文，遂重读《台湾通史》，而益有所得。

第三次是今年初收到本次会议邀请后，为撰写会议论文而三读《台湾通史》。

这三次通读虽然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而对这部著作有明显层次的认识；但对全书的宗旨却始终一贯地认为，它贯穿着一条极其鲜明的爱国思想主线。连横围绕这条主线，以大量的史实为据写历史，写典制，写经济，写文化，写人物，使这部著作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一部血肉丰满，足以征信的学术著作。

撰写具有爱国思想著作的作者无疑当是爱国者。连横先世籍隶福建龙溪。明清之际，其七世祖不眼清制，渡海迁台。连横生于清光绪4年，卒于民国25年（1878—1936），正经历着近代多变多难之秋。连横少读《台湾府志》而识台湾史事。光绪21年台湾丧于日本，连横方年十八，陷身敌区，复饱受践踏，家园遭毁，乃发之诗歌，有《过故庐诗》云“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用以明弃民之痛。国难家仇，萦绕胸臆，识存史所以存国之念，乃广收博聚先民有关台湾著述30余种，辑为《雅堂丛刊》，作教化人民之资。民国肇建，连横归国，“历禹域，入燕京，出万里长城，徘徊塞上。”（妻沈敷后序）并入清史馆遍读台省资料以充实正在编撰之《台湾通史》。二十年代左右，连横积十余年之功，成书八十八篇，计纪4，志24，传60，是为《台湾通史》，共36卷，近60万字，而台湾一方全史大备。1929年，他又遣子连震东回国效力。连横生平及爱国行迹远不止此，茅家琦教授所撰〈《台湾通史》和它的作者连横〉（收入《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文已有详论，兹不赘述。连横正因其有爱国实践，而后有其爱国著述，可谓斯人也而有斯作也。

二、肯定台湾归属权

维护国家领土不缺是爱国思想最切实具体的体现。《台湾通

史》上起隋之大业，下迄清之丧失台湾，以开辟、建国、经营、独立四纪记绵延不绝之 1290 年间之行事，用以论证台湾之归属权。其《开辟纪》起隋大业元年，终明永历 15 年，征引诸史、文集，其记史事之荦荦大者如：隋帝之遣陈棱；唐诗人施肩吾之举族迁台并流传诗作；宋末零丁洋之败，残兵义士之浮海入台；元至元中之设巡检司，为我置吏行政之始；明永乐时郑和之率师入台等行事之百般辛劳，信如作者自序所言：“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是台湾与大陆之千余年血肉关联，实不可分。其《建国纪》起明永历 15 年，终 35 年，记郑氏驱逐荷兰，入主台湾之史事。荷兰踞台 38 年，终为郑氏所逐，于是建政权，奉明朔，为东南重镇。所谓“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台湾规模之大基乃定。其《经营纪》起清康熙灭郑成功至光绪 20 年台湾沦丧。清于台湾“设府一县三，隶福建，府曰台湾，附郭亦曰台湾，南曰凤山，北曰诸罗，而澎湖置巡检，设台厦兵备道，驻府治，兼理提督学政按察使司事，分汛水陆，为海疆重镇矣。”乃锐意经营，于经济文化，各有革新。是纪以编年之体，记二百年之经营，可称详备，亦以见大陆与宝岛体制之一致，殆已无可争辨。其《独立纪》逐日排列光绪 21 年割台时台湾各地各类人员奋起反抗之情况，虽其事未成而民心所向，誓不附日之民族爱心毕呈。各纪之末，连横法史公笔法而断以“连横曰”皆以微言而申大义，如《开辟纪》之论台湾得名之所由始，反复论证，驳斥台湾之名出于荷人之谬说而断其名乃始于中国。综此四卷，无论纪事抑议论，均以台湾领土归属权为依归。至其它各专志及人物传亦时贯其旨，如《职官志》之记隋唐聚落，元明置吏，郑氏设官，清定省制，皆以明汉官威仪之行于台省也。是台湾之归属固已为千百年之旧事矣。卷 29《颜郑列传》，连横开篇即以史家之笔立论称：“台湾固海上荒岛，我先人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姓，

至于今是赖”。台湾之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手此一书，殆已昭然若揭，无容置喙矣。

三、表彰反侵略英烈

《台湾通史》之写人物，多取其对台湾有贡献者，或开辟，或经营，或传播华夏文化，而尤重反抗侵略之英烈。其表彰之英烈，一为驱荷英雄郑成功，二为割台后诸抗日英雄。所叙事迹既详，而笔端常带感情，读之而不油然增爱国之情者，非心死者何？

连横于《开辟纪》记郑成功驱荷一战之果敢英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初郑氏之谋攻台湾，议者大多无充足信心：或言台湾无用，“不如勿取”；或言“以兵与敌”，“勿取为便”；或言“先统一旅，往视其地，可取则取，否则作为后图”，而“诸将终以险远为难”。郑成功则力排众议。锐意进取，戾躬束甲，挥兵东渡。自永历 15 年初至 12 月，历时一年，终使盘踞 38 年之久的荷兰侵略者“率残兵千人而去，而台湾复为中国矣”，并于纪末论郑氏勋绩称：“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为东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然则我台人当溯其本，右启后人，以勿忘荜路蓝缕之功”而在《建国纪》篇首复大书：“永历十五年冬十二月，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克台湾。”其气势如春秋华袞之笔。知人论世，可称秉笔直书。

清廷甲午败绩，割台辱国，曾引起台湾各阶层之反对，形成强大的反割台运动热潮。官绅唐景崧、丘逢甲等或色厉内荏，或鲜克有终。连横持平论史，以其人等有反割台及抗日之始意，乃为立传，各施褒贬。邱逢甲曾联合群绅，倡首上书云：“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其气亦何壮也！故连横论其“慨然有报秦之志”。逢

甲既总全台义军，驻部台北，粮糈粗备，本可背城一战，而败势方见，逢甲即离台以去，于是连横有“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之叹。轻轻一笔足以见逢甲与真正以血肉荐献于抗日伟业之英烈，自有间矣。

其能浴血奋战，抗御日寇者，则唯二吴及徐姜林诸英烈。当割台议起，全台义士，纷竖抗日义旗，号召忠义，各据形势，咸具灭此朝食之气概，全台为之震动。连横写诸英烈事迹，感情激越，笔墨酣畅，去顽立懦，足励来兹。其《吴汤兴传》云：“及闻台北破，官军溃，杩旗纠旅，望北而誓曰：是吾等效命之秋也。”豪言壮语，励我士卒。其《徐骧传》历述战绩甚详，虽弹尽力竭，犹跃起而呼曰：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临危授命，义气凌霄。其《姜绍祖传》记“绍祖世居北埔，家巨富，为一方豪，年方二十，散家财募军，得健儿五百，率以赴战。”毁家纾难而义无反顾。其《林昆冈传》记林之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及其决战，“指天而誓曰：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战，当先中弹而死”，视死如归，诚无愧于执干戈而卫社稷之誉。至《吴彭年传》，尤为连横浓墨重彩之笔，首论吴彭年“以一书生，提数百之旅，出援台中，鏖战数阵，竟以身殉，为足烈尔。”复胪述煌煌战绩，而殿以连横曰：“若彭年者，岂非所谓义士也哉！见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云汉而光日月。夫彭年一书生耳。唐刘之辈苟能如其所为，则彭年死可无憾，而彭年乃独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犹见短衣匹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乌乎壮矣！”此近百字气势磅礴，碧血冲天，足为台湾抗日史篇大放异彩。

连横之表彰英烈，洒尽笔墨，不只记往，更勖来者。其继吴徐姜林之后，日踞五十年间，反抗叠起，虽未遑录入《台湾通史》，而所行事，无愧先人。连横当亲有见闻，得不拊掌而笑：《台湾通史》英烈传之后继有人也。

四、宣扬华夏文化

华夏文化涵盖哺育中华民族数千年，无论中原腹地，抑或开辟草莱，无不广被德泽。《台湾通史》有徐炳昶序，侃侃而论华夏文化之融化作用说：“台湾与我闽疆一苇可通，其通中国也自隋，至今日千余年，即至明季郑氏与荷兰人之互争亦千有余年也。此千余年间我闽广人民与斯地土著逐渐融合之陈迹，虽史缺有间，而用近一二百年我侨民在南洋诸岛与土民融合之经历相比较，则不难想象以得。我国侨民在台湾者经历久远，至郑氏时与土人盖已融为一体。”徐氏乃寄希望于连横之撰《台湾通史》得使“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覩陈。”是以连横所撰《台湾通史》贯彻始终者，无不盛陈华夏文化之流播。各志所述均论华夏文化对台湾开辟之意义，如《职官志》称：“夫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借威灵，安生乐业，此天之默相黄胄，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朔也。”所谓“存朔”乃华夏文化之表征。所设职官悉依内地旧制，康熙 30 年诏曰：“台湾各官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俱照广西南宁等府之例，将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调补”。其《典礼志》称：“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其庆贺、迎春、藉田、乡饮诸祀典礼仪皆比照内地。而对民众教育则崇尚儒学，建文庙以示对传统文化的尊敬；设学校则“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冀传授华夏文化；对于山地民族，则“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而“起居礼仪，悉仿汉制”（《教育志》）。连横于《抚垦志》篇首即曰：“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郑氏治台

即施行乡治而取得成效，所谓“台湾当郑氏之时，草昧初启，万庶偕来，广土众民，蔚为上国，此则乡治之效也”。《风俗志》篇首更反复申言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我祖我宗，横大海，入荒陬，临危御难，以长殖此土”。其各种风俗无不依华夏文化之习惯。

地方史志为华夏文化宝库之瑰藏，编写方志亦为历代盛世之伟业，连横于此，颇加重视，于《艺文志》详述台湾修志始末曰：“台湾固无史也，康熙 33 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志，略具规模。乾隆 29 年重修，其后靡有续者。各县虽有方志而久已遗佚，或语多粗漏，不足以备一方文献。光绪 18 年，台北知府陈文騤、淡水知县叶意深稟请纂修通志，巡抚邵友濂从之，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顾肇熙为监修，陈文騤为提调，通饬各属，设局采访，以绅士任之。21 年，略成，续进总局，猝遭割台之役。”并于志末列台湾方志 15 种，凡 200 卷之目。连横对修志者特著其事迹，如《林豪传》云：“（同治）6 年，淡水同知严金清聘修厅志。淡自开设以来，尚无志。前时曾用锡曾辑志稿二卷，多疏略。豪乃与占梅商定体例，开局采访，凡九月，成书十五卷，未刊。而陈培桂任同知，别延侯官杨浚修之，浚文士也，无史识，多方改窜，豪大愤，撰《淡水厅志订讹》以弹之。嗣就澎人士之聘，主讲文石书院，又辑《澎湖厅志》，稿存台南。光绪 18 年，台湾议修通志，各县皆有采访，而澎自法役之后，建设尤多，通判潘文凤乃再聘豪成之，凡十四卷，上之大府。”连横之重华夏文化，于此可见。

连横宣扬华夏文化开发台湾之功，不遗余力，反复著诸篇章，如《文苑传》篇首即有“连横曰：美哉台湾，我宗启之，我族居之，发皇光大，气象万千”之赞语。《王世杰传》云：“我先民入而启之，剪除其荆棘，驱其猿猴鹿豕，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而对人物评价，多视其崇尚华夏文化如何而论，如传郑氏谋

臣陈永华以华夏文化施治之功绩，收“开物成务，体仁长人，至今犹受其赐”之效；论林成祖四人之贡献则曰：“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能一至于此？”《刘日纯传》录其自箴之言曰：“士生世间，不可自慢。其处己也，当师孔子忠信笃敬之言；其处物也，当存曾子临深履薄之惧。”由此可见，华夏文化之作用，大矣哉！

五、结语

连横《台湾通史》以爱国思想为主导，以丰富资料为基础，出之以条鬯之文笔，成一方之全史，作育人民，诚有裨于资治、教化，称连横为爱国史家，洵非虚誉。矧《台湾通史》外，连横尚有《台湾语典》、《台湾赘谭》、《大陆游记》、《剑花室诗集》及《雅堂文集》诸作，无不渗透爱国思想。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则连横已不止一爱国史家，而无愧为华夏优秀文化熔铸培育之一伟大爱国者。纪念连横及探讨其思想与学术，不禁兴缅怀先贤之思，亦翘望祖国之统一，早日实现，庶无负于此盛会而有以慰连横在天之灵！

（作者：南开大学教授）

从连横的诗文看其中国文化情结

茅 家 琦

198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台湾通史”和它的作者连横》。那篇文章认为：连横，应该以反日爱国和反封建的志士，《台湾通史》应该以反日爱国的著作写入中华民国的史册①。6年过去了，再一次阅读连横的著作，我感到上述论点，仍然可以成立，但那篇文章尚未把问题讲透，对连横的思想感情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微，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

一

乙未之变，日占台湾。连横说：“台湾固中国版图，一旦捐弃，遂成隔绝”②。他家居台南马兵营。日占台南后，未几，没收连家住宅，“危墙画栋，夷为平地”③。国残家破，给年仅18岁的连横以巨大刺激。

日据时期，台湾知识界人士，往往隐居田野，慷慨悲歌，舒怀吟咏。诗界兴盛，诗社叠建。正如连横所说：

海桑以后，大雅沦亡，士之怀贞抱朴者往往自托於田野之间，耕耘诵读，以葆其真，十数年来，或得一、二见焉。聆其言，挹

其行，若可为钦式而隐没无闻者，又何可胜道！④

與图易色，民气飘摇，侘傺不平，悲歌慷慨，发扬蹈厉，凌轹前人，台湾之诗今日这盛者，时也，亦势也⑤。

哀家忧国，愤懑悲痛之情亦充分展现在连横的诗文之中，“过故居有感”诗云：

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⑥。

1912年，连横写道：“连横久居台湾，郁郁不乐、既病且殆”⑦，应是悲愤情绪的自我写照。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连横十分欣慰。次年，他离台作大陆游，“以舒其抑塞愤懑之气”⑧。在大陆游的过程中，连横未尝忘怀於台湾：“中原虽克复，故国尚沉沦”。在北京，他谒文天祥祠，作诗四首，

其二：宏范甘亡宋，思翁不帝胡。

忠奸争一瞬，义节属吾徒。

岭表驱残卒，崖门哭藐孤。

西台晦发客，同抱此心朱。

期四：我亦蓬阳九，伶仃在海滨。

中原虽克复，故国尚沉沦

自古谁无死，宁知命不辰。

凄凉衣带语，取义复成仁⑨。

“我亦蓬阳九”、“同抱此心朱”，写的正是他自己的心情。

1922年，连横过日本马关，清廷与日本政府签订割台条约於马关春帆楼。连横身经其地，真是“不堪回首”。触景伤情，作《过马关》与《泊马关》两诗。

过 马 关

两山突兀拥严关，海关金汤岂等闲。落日荒涛望天末，不